

卷之二

王文公集



傭廬日記語存卷五

遼陽袁金鑑兆傭

戊辰時年五十九歲史稿刊成極峰遇變臨時保安周甲迎祝

趙雲平來談司法部事謂天下事不壞於外行而壞於內行者有懼心恐貽姍笑內行工於舞弄敢於售其奸也此與陳劍譚天下事不誤於小人而誤於君子語意正相仿皆洞見癥結語

正

月初三日

舫極滿意史稿之成功謂范文肅開清局之始傭結清局之終皆遼瀋人爲之遙遙輝映而如此難題大有得心應手之勢使人擊

節歎賞不置

十三日

王書衡鄧守瑕謂無論如何但史稿印成則一朝典章文獻藉之

以傳其關係亦綦大矣

二月初七日

大首冊小憲手之變更人翠

峭寒中自有春氣誠不可捨也

初十日

內計工欽賀其役山也與刺史

陳問山劉敬亭徐璵齋徐聘卿張子灝呂星五劉仙樵桂珵姪女  
均以吾在館之故未致湮沒以是知苟無人焉以主持之則隱而不彰者多矣

十三日

作繆蘭皋詩序援引遼東能詩者金之張浩然王黃華元之湛然  
居士清之戴遂堂李鷹青陳石閭馬雷溪曹棟亭朱海愚夢文子  
尹望山高章之沈香餘劉仙樵王雪樵魏子亨諸人王晉卿謂何  
以見得如此之多予謂搜求十數年不遺餘力乃有此效果耳

二

十三日

到博物院參觀東路至圖書館看年羹堯摺雍邸申斥之語知未  
卽位以前已深惡而痛絕之年不急於求去殆不可一日無權也  
果爾則得禍亦宜

閏二月初三日

酬酢雖小節有時亦萬不能免情文既盡則心安而理得況大於  
此者乎

初五日

張庶詢謂予一切言動與詩文字無一而非眞氣流行將來可謐  
文眞此雖戲言尙擔當得起但能在世一日不參一毫虛僞亦是  
一作人章法

十七日

祇以熱腸爲人之故幾於無日不有人求其合乎事理者求之有

道卽勉應其求爲之排難解紛或量予推挽皆未嘗不可乃有出

於情理之外爲事實所必作不到者亦來絮聒善門難開善門難

閉諒哉斯言 三月初九日

予謂靖節安貧樂道大節昭然可比於曾點之舞雩詠歸閔子之辭費宰似宜從祀孔廟王晉卿謂前曾有人奏請部議以無甚著作爲辭未免可笑蘧伯玉子產諸賢有何著作陶集詩文足爲詞林模範非絕大著作乎何所見之小也

某君有是豪傑而非聖賢之批評猶憶當年某君有是聖賢而非豪傑之語此亦如趙式韓先生謂學品俱好惟嫌過新而譚祖菴又以不甚新爲嫌此仁智異見之說也得失寸心知惟默默自喻

而已 十二日

極不欲見短之一念遇勝已者則怏怏有不悅之意雖任以職務可期有效然彼辦得有聲譽有成績儻不可制其奈之何謠云柳木城隍不能駕馭檀香木小鬼以此中於隱微雖有三傑不能用矣烏盡弓藏乃鳥未盡而忌弓其所成就何堪設想

十四日

晉老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予謂不用而不至疽發背死其程度似高於范

一時自歎之語若發於良知移時歸咎於人委數於天而自責之心薄矣其何能翻然悔改耶

十六日

王聘老謂少年貧苦意圖振拔遂多思慮致體質受傷近來萬慮

皆消矣甚以予之不著述象空空洞洞爲得中和之美惟年齡遲暮不能共濟時艱云云實則吾亦無能爲役祇得委心任運而已

十八日

爲史稿事夜夢无補老人殷殷致謝此無他慊於心故形於夢也

二十日

史稿之藝文志因吾所知得列入者多雯溪之毛詩多識李鷹青之睫巢詩集夢文子之大谷山堂馬大鉢之雷溪草堂集陳景元之石閣詩稿王柘園之閱菖草堂遺詩戴遂堂之慶芝堂劉文麟之仙樵詩鈔

二十二日

遼東三家詩集版資四百元印費加刊壹仟八百五十元擔責任

舍顏面耗金錢作此一事所以表先賢掖後進裨益甚鉅其有損於精神處不暇計也銷書便予人以爲難卽不能不惹議論亦惟有忍受之而已

四月初三日

仁甫對三家詩集辦法極爲滿意且謂三家之詩較南中以詩名者境地尤高可謂能自樹立此段議論極有見地

十三日

雨帥興帥末日以靜字應外交以緩字觀世變

十七日

事變之生惟氣靜者足以應之而氣之靜否由於稟賦與學力初非勉強可能亦不限於人之資格匹夫匹婦臨難不撓智足以濟得於天者深也學士大夫遇事游移不決無所主持其氣素浮故

也二十一日

在連遇李在旃姬人所謂小上海者

工於演劇爲大連名妓

年甫四十老醜

已甚美人之變態如斯天下事都應作如是觀色卽是空亦卽此理該姬自歸李後素食布衣日誦佛經志趣高尙觀其氣象鉛華洗盡較邨婦尤過之可謂自拔於孽海者矣令人悚然起敬

五月

十五日

孫蘭甫函稱時局劇變危疑震撼非有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之人出而鎮攝之實不足以善其後況四郊多壘大夫之恥本屬義不容辭君子之所爲功名利祿之徒固不識也其高尚之志超然之識漢之留侯唐之鄼侯曾有行之者所謂菩薩救世一剎那間儻滯色相殊乖自然處此短促時間多整

理少更張去其太甚而已此儒者定靜之功皆公素所蓄積者也

二十一日

史稿刊竣完成一件事心爲大慰

二十四日

趙蕪初函史稿印竣俾先君十數年硜硜苦志獲底於成此皆出自我師毅力擔當全其終始此次事變之先將未印者預爲料理尤徵籌慮周詳無任欽佩

六月初八日

利貞戲言君似妓寮中之清倌陪酒唱歌無所不可惟不留客謔亦虐矣然貞不絕俗似亦近之

十四日

仁甫學士謂傭有功於國家於地方而利貞夫人實有內助之力又曰其不如君意處正是好處此語尤大可思

七月二十五日

用人行政爲談政治者口頭語本不可易吾近有所觸欲易爲用  
人用財四字以用人二字可包行政而用財不得其當則雖能用  
人於事亦無當也故用財較行政尤要

二十六日

生平作事每居副席初辦鄉團讓陳百川爲會長繼籌警務請于  
雲章任巡官自治期成邀徐聘翁爲首席諮議長局步吳孫之後  
塵辭督辦而不居艱任東鐵理事長委員而尤次獨擔博物舊宮  
東北籌保安之方公推次座全省設通志之館不是主峰教育基  
金亦居副董東北振會仍屬左車利貞曾作戲語謂君若作婦人  
應充側室其信然歟爲之絕倒

八月二十五日

薛奎謂明鎬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

也後果至參知政事

九月十一日

至道德研究會看張桂屏聯等事昔年雨帥辦其母大事嘗言父老子弟如此用情應如何報答吾亦同此感也

十月十三日

有人見吾自敍百韻謂喜慍不遽驚襟懷近開豁嫉惡實不嚴慕賢卻如渴禡已未恪恭禮儀常疏脫識力屹弗搖主見不易奪毀譽順逆來頑皮概煞抹濟物甘兆傭嘈雜任耳聒隨遇聽所之規爲傷疏闊數語均是實錄

十四日

吾無是德而人稱頌之是謂訛詞吾不任受也吾無是惡而人唾罵之是謂謗語吾亦不任受也蓋我自有我在人之知我究不如我之自知

十六日

世情離奇無所不有平日感恩知已轉瞬則投井下石當面推崇  
佩爲賢哲背後則以土豪目之此不可以情理論者也

十八日

號稱名士之末路既要拏錢又要拏架子其流弊必至於架子已  
倒而錢亦拏不著計亦拙矣

二十八日

某婦暴某人之汙行現身說法直以獨知獨覺之行止爲十目十  
指之誅責可畏孰甚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朋比跋扈爲英主所最忌以氣象事實覘之均有咄咄逼人之勢  
此禍之所由來也

十二月初三日

作大事者宜先思其難在何處然後握要以圖直捷擔任是謂於  
難見易若看事過易冒昧承當一遇棘手之時則於易見難氣餒

神亂無好結果矣 十一日

計本年之所值較往歲尤非常刊史倖致成功遇變謬稱善應籌  
振效勞連灣募款懸弧自敍道會酬賓詒晉以贈石揚翰芬故宮  
以變章爲開放序三家而捐版轉移發教育之光任通志以修書  
佐理有互助之益其他門齋觀路商務得差兒鴻絳雪看花舒蘭署  
篆清小同添孫令茀執贊作撮合者二次充委員者連番觀堂集  
貲會館補契松杏題圖祁王請額曰道路曰省歌曰校印皆邀其  
名稱或郵校或成城或基金均責以義務鐵遼法爲襄禮之行成  
楊洪有喪友之輓略表張園微憫已臻周甲前途青天白日願易  
幟而長安法寺崇菴曾贈詩以見意文字之債以增應接不暇愆

尤之累願盡克治須殷

除夕

積財不如積德求人不如求己惟知積財者知此權衡否日言求人者信此工夫否先大人每誦兒子好要錢作甚麼兒子不好要錢作甚麼誠有見於上述之二語也

己巳時年六十歲修志政務委員

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故好謀而成臨事而懼則勝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惜憤憤也

正月初四日

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世之效此者無一好結果每讀不畏天命數語輒嘆小人乃人間之最愚者天胡爲而生此

輩耶

十二日

好善樂施爲子孫造福刁詐刻薄爲子孫造孽以此觀人百不爽一結兒女姻親者須知此義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故人材爲國之至寶漢勵名節昭烈猶得其效宋講理學末日猶收其功清尙不如明況其下焉者乎

十三日能振興實業乃可言不用外貨能自強其國乃可取消不平等條約

勤儉爲立身根本謙和爲處世良箴日前爲人寫春帖爲勤儉持家謙和處世竟不期而合所謂老生常談惟常談乃中庸道理

十

人當求自產自製自用但卽惠臨火柴公司紡紗廠而言功效已

四日

顯著惟憾設廠之無多耳。惠潤人衆公同謀遠而言也。文曰  
欲求振拔必須萬衆一心。此事非可以意氣爲之。必實從用。人用  
財勵精圖治作起。乃無流弊。

用財當儉。不當嗇。待人當眞。不當僞。嗇於己。則儉儉於人。則嗇眞。  
則不怨僞。則疑於處處不誠。其爲害大矣。

十七日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空言救國無益也。二語確中時弊。惟救國之道除取法古先聖王之行事。實無他巧。特蚩蚩終不悟耳。

強身可以強國。強國可以保身。二語具有精義。若不愛其身。則其國且爲他人所有。果能強其國。何至身死人手。爲人僇笑。

次老家人於張宅姻事作性急語。吾不怪之。蓋其意中惟此一件。